第一章　成了個嬰孩

已經亥時了，綏陽縣衙後面縣老爺的官邸卻燈火通明，十分熱鬧。

縣令謝律眉頭緊皺，在不大的廳堂中踱來踱去。

產婆進去兩個時辰了，還沒有好消息傳來。這不是妻子薛氏第一次生產，原本他也不必擔心的，只是這一回妻子提前發作，他不得不擔心。

他心裡焦慮，大步出了廳堂，男人不能進產房，那他守在產房外也好。

從廳堂到產房的距離不遠，謝律走得很快，也沒叫小廝跟著，他剛過月亮門，就看見院子裡跪著一個人。

謝律定睛細看，發現那個單薄的身影竟是馮姨娘。

「月亮娘娘保佑太太平安生下一個小少爺來，母子平安。信女馮海棠情願茹素十年，請月亮娘娘保佑……」馮姨娘的聲音不大不小，一字一字傳入他的耳中，給他心上增添了絲暖意。

這馮姨娘名叫海棠，原本是謝律母親身邊的丫鬟。

五年前，謝律被貶到綏陽做縣令，老太太便將兩個丫鬟海棠和芙蓉給了兒子，就是謝律身邊的馮姨娘和岳姨娘。

謝律自忖不是個貪花好色的，不過是長者所賜，不便推辭罷了，好在這兩個姨娘都頗對得起她們的名字，俱生了一副如花容貌，他對她們都還滿意。

當時他的長子謝懷禮不足三歲，聰明伶俐，被老爺子、老太太留在了京中，他的妻子薛氏只得留在京城，上奉父母，下教幼子。

他身邊也不能沒有人，是不是？

五年間，馮姨娘為他生下了次子謝懷信、長女謝萱，兩人是龍鳳胎；岳姨娘為他生下了次女謝蕙。

這兩人照顧他飲食起居上分外用心，但到底是婢女出身，掌不了事，也無法與其他官員內眷往來應酬，讓人遺憾。

去年年初，謝律再次修書回京，說明自己的難處，又遣人去接妻兒。

老爺子、老太太心疼兒子，更心疼孫子，兩人一合計，決定親自教養孫子，只讓薛氏去了綏陽。

有道是，小別勝新婚，更何況妻子薛氏美貌動人，溫婉大方。謝律自妻子到來後，與其舉案齊眉，夫妻恩愛，不免冷落了兩個小妾。

謝律原以為女人善妒，不想馮姨娘竟然默默地對月祈禱，希望薛氏平安生產。

或許馮姨娘此舉有討好他之意，但不能否認此刻他心裡很熨貼。

馮姨娘專注祈禱，並沒有注意到謝律的到來，還是謝律咳嗽了一聲她才發覺。

月光下，她身形微微一顫，動作優美地站起身來，慢慢看向謝律。

「老爺……」馮姨娘聲音嬌柔，衣裙淡雅，竟比平時多了些動人的風韻。

謝律溫和地道：「更深露重，別站在院子裡，走，隨我一起去看看太太吧！」

話音剛落，就聽見產房那邊一陣喧鬧。

謝律心裡一緊，想到正在生產的妻子，也不管馮姨娘了，快步向產房走去。

薛氏生了，是個女嬰。

Crescent

謝律倒罷了，馮姨娘卻是心情複雜。萱兒猜中了，太太這回會生個女兒，有驚無險，回想起萱兒的話，她暗暗歎了口氣。
謝律不再關注馮姨娘，待產房收拾乾淨，就去看妻子和新出生的女兒。
薛氏蒼白的面色勾起了謝律的憐惜，他握著妻子的手，深情地道：「琬琬，辛苦妳了。」
良久之後，他才看向他的三女兒，這個女兒不足月而生，紅通通、皺巴巴，還沒睜開眼睛，跟他玉雪可愛的長女謝萱相差太遠，當然也不及次女謝蕙。
他瞧了一會兒，道：「咱們的女兒就叫阿芸吧。」
薛氏只嗯了一聲。
謝律看妻子興致不高，知道她是累了，略坐一會兒就起身離去。他腦海中閃過馮姨娘對月而拜的身形，想去看一看她，但轉念一想，罷了，時候不早了，想必海棠已經歇下了，明日再說吧。
而此刻，西跨院，馮姨娘房內的燈還亮著。
四歲的謝萱臉上有著與她年紀不符的沉穩，「姨娘不必擔心，萬事都有我和哥哥呢。」
「萱兒怎麼知道太太會生個丫頭？妳再跟娘說說菩薩跟妳托夢的事兒唄……」馮姨娘笑道。
謝萱卻板起了臉，「姨娘慎言！菩薩的事豈是能胡亂說的？」
見馮姨娘的臉色不好，謝萱神情略微緩和了些，「時候不早了，姨娘早些歇著吧。」
馮姨娘訕訕地應了，自半年前萱兒病好後，就再也沒叫過她娘，只肯叫她姨娘。她覺得刺耳得慌，可她又不能說萱兒錯了，她知道這是規矩，何況，萱兒還得了菩薩的指點呢。
夜裡，馮姨娘暗暗感激老天，菩薩保佑，太太以後只生女兒，不生兒子，老爺身邊只有懷信這一個兒子，還能不用心教養？
她越想越開心，彷彿看到了多年以後，懷信做了大官，她跟著享福的情景……

謝凌雲不大清楚她現在是什麼情況。
師父剛過世，大師兄和二師兄就為了掌門之位大打出手，小師叔神情嚴肅地喚了她過去，說是有話要說。
謝凌雲忙恭敬施禮，「師叔請講。」
她低著頭，沒看見小師叔的動作，但她畢竟習過武，聽力極佳，聽到掌風呼嘯而至，下意識躲避，然而身體被掌風籠罩，她躲避不及，被小師叔一掌擊在了頭頂的百會穴。
百會穴是死穴，小師叔內力深厚，她受了這一掌，身體劇痛，意識全無。
可是好奇怪，小師叔這一掌竟然沒打死她。
她還活著吧？雖然眼睛睜不開，渾身無力又動彈不得，但她能感覺到周圍有人，只是她看不見，聽不清，想張嘴呼叫，卻只能發出極其微弱的啊啊聲。她試著感

Crescent

受內力，最終以失敗告終。
她內心惶恐，她是成了廢人嗎？若成了廢人，還不如死掉。
「死」這個念頭剛湧出，她腦海裡就浮現出師父慈祥的面容。
從小到大，師父都很疼她，還曾戲言要把掌門之位傳給她。然而師父剛死，她就成了這個樣子，而把她害成這樣的，是她敬重有加的小師叔。
她很茫然，為什麼呢？小師叔不是很疼愛她嗎，為什麼要這麼做？小師叔特意讓她留口氣，是不是不想她死？
她越想越頭痛，不多時，意識一片模糊。
就這樣時而清醒，時而模糊，渾渾噩噩，不知過了多久，慢慢的，謝凌雲能睜開眼睛，微微能看到光線，也隱隱能辨清聲響，她開始懷疑自己的處境，甚至推翻了原本的想法——她不是成了廢人，而是變成了一個嬰孩。
她死了，又重新投胎了，只是不知道什麼緣故，竟然還保留著上輩子的記憶。
她記得自己學的所有武功心法，也記得小師叔一掌拍死了她。
從小師父就告訴她，不可以武力欺人，但也不能白白被人欺負，小師叔奪了她一條命，終有一天，她也要奪回來。
不過，報仇之事至少要等二十年，她現在還是個奶娃娃呢。
這真是件令人沮喪的事情。她安慰自己，君子報仇，十年不晚，她情況特殊，二十年也算是正常，更讓她沮喪的是，她默念武功心法，沒多久就會不受控制地睡過去。
呃，她無法控制的還有很多……
好在一天天過去，她的視力終於恢復正常，也看清了這輩子父母的長相。
她的父親不足三十，濃眉大眼，面相正派，母親是個很美貌的婦人，說話輕輕柔柔，看她的眼神溫柔極了。
謝凌雲上輩子是棄嬰，對親生父母毫無印象，這輩子得老天厚愛，父母雙全，待她和善。
他們也叫她「阿雲」，跟師父一樣。
嬰孩的生活無聊枯燥，謝凌雲一天一天數著，期待早日長大，練功、報仇，之後或雲遊四海，或壯大天辰派，她會好好孝敬父母，與其共享天倫之樂。
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她漸漸發現，有很多事情跟她想的不大一樣……
周圍女眷的衣飾、髮型雖然繁複好看，卻隱約透著古怪，日常有一些器物是她從未見過的，偶爾她們會說她聽不懂的話……
最讓謝凌雲意外的是，她的父親竟然有兩個小妾！
謝凌雲從小接觸的人大多愛武成癡，不好美色，很多人鑽研武術，終身未婚，娶妻也是娶一人足矣，納妾是達官貴人才做的事情。當然，達官貴人是什麼樣子她也沒見過。
而她這一世的父親不但有小妾，還兩個，讓她很長一段時間都難以接受。
她只能對自己說，爹爹出身侯門，是太子伴讀，被貶後還是一方父母官，可能就是傳說中的達官貴人吧？

Crescent

進一步想，既然謝家是官宦人家，那麼有許多事情與她認知不符也在情理之中。
如此這般自我勸解寬慰了許久，她還是沒能完全說服自己接受這樣的現象，不過再遇見奇怪的情況時，她會用一句「官宦人家不一樣」來為自己解惑。
是的，這輩子，她長在官宦人家，有爹娘，也有兩個異母姊姊和一個異母兄長。
聽娘說，她同胞哥哥叫謝懷禮，遠在京城，不得相見，而異母兄姊倒是天天都能見著。
那兩個女娃娃一個四歲，一個兩歲，俱是玉雪可愛，聰明靈秀。
謝萱和謝蕙每天都要隨著她們的姨娘去向薛氏請安，有時謝凌雲在一旁，聽著她們說話就能睡著，她們說的不外乎是家長裡短、胭脂水粉，怪沒意思的，還不如練武。
可惜謝凌雲年歲小，筋骨未長開，不能修習外家功夫，故此她只能有意識地調整呼吸，勤練內力，她記得師父說過，天長派以內力見長，只要勤練不輟，假以時日，必成大器。雖然換了軀體，但師父的教誨，她片刻不曾忘，況且她還身負大仇，不能懈怠。
在別人眼裡，這位芸姑娘是個極難得乖巧懂事的姑娘，不吵不鬧，只有在有事時，她才象徵性地啊啊叫兩聲，吸引人的注意；模樣也越長越嬌美，若說不足之處，那就是太過安靜了，而且似乎有些愚笨？
萱姑娘八個多月就能開口，而芸姑娘都十一個月了，還沒說過話。
雖說十一個月還小，可是有萱姑娘一對比，就顯得芸姑娘不大聰明。
連謝律都曾很遺憾地對馮姨娘說：「阿芸似乎比萱兒要笨些。」
馮姨娘口中寬慰，心裡暗暗祈禱，老天保佑，太太生的那個最好笨一些，再笨一些，這樣老爺就會更喜歡萱兒和懷信了。
謝凌雲的乳母劉嬤嬤頗為憂心，於無人處問薛氏，「太太，姑娘一直不說話，莫不是……」
薛氏心中一突，臉色卻不變，「阿芸還不足一歲，怎麼就是一直不說話呢？」
「太太說的是。」劉嬤嬤心知薛氏不愛聽這話，忙說：「多教教就是了，大少爺那般聰明，芸姑娘自然也是極聰明的，有好多人兩歲了還不會說呢。」
她口中的大少爺是薛氏的長子謝懷禮，自幼聰慧。
想到遠在京城的長子，薛氏眼神微黯，她都兩年沒見過兒子了，也不知他在京城過得如何。
「請大夫來給姑娘看看吧。」薛氏道：「這樣也不是個事兒。」
「是，是。」劉嬤嬤應著，領命而去。
此刻，謝凌雲不知道她不說話這事讓薛氏發愁。
最初她能說話時，覺得太早，唯恐嚇著了父母，又不想多生事端，就一直沒開口，後來她一心想練內力，便把此事暫時擱到了腦後。
直到鬚髮潔白的老大夫號過她的脈，摸摸她的喉頭，十分鄭重地說「小姐身子康健，並非不能言」時，謝凌雲才恍然——
哦，原來娘以為我不會說話。

Crescent

細細算了算，她快一歲了，可能是該學說話了。
於是，在老大夫走後，她就衝著薛氏笑了笑，「娘——」
薛氏先是一怔，繼而眼中淚花閃爍，她一把抱過女兒，「阿芸，好阿芸，再叫一聲，再叫一聲……」
謝凌雲能明顯感覺到她的歡喜，老老實實地繼續喚道：「娘，娘……」
這是她的母親，是她這輩子最親的人。
「哎。」薛氏應著，只覺得女兒聲音嬌嫩甜糯，遠勝鶯啼。她自到綏陽以來，所遇諸事大多不順心，但此時她心裡暢快極了。

芸姑娘會說話的消息很快傳遍了後院，馮姨娘失手摔壞了一個茶盞。
謝萱瞧了一眼自己的姨娘，輕聲道：「姨娘這是跟誰置氣？小兒學語，不是很正常嗎？」
馮姨娘很委屈，「本來以為那邊是個傻子……」
謝萱蹙眉，「我說過多少次了，她一點都不傻。妳不要自作聰明去做蠢事。」她聲音漸漸轉低，「她若真傻，那只能說，是傻人有傻福了。」
馮姨娘訕訕一笑，「萱兒這話說的，娘怎麼會去做蠢事？」
她有些心虛，她的確動過不好的心思，甚至當初薛氏有孕時，她還想過能不能做些手腳讓薛氏一屍兩命，但她不敢，所以只能暗暗地希望薛氏以及其子女能倒楣些、再倒楣些。
但這些話，她不能對萱兒說。不知道為什麼，她總覺得萱兒成熟冷靜得讓人害怕，一點都不像是五歲的孩子。

謝律回到後宅，先習慣性地去西跨院看謝懷信，略略點評了一下他寫的字，又逗了一會兒乖巧的謝萱，才去薛氏的小院，還未進房間，就聽到裡面隱隱傳來歡聲笑語。
謝律挑眉，直接掀簾走了進去。
謝凌雲第一個察覺到他的到來，衝他揮舞著手。
薛氏這才看見丈夫，笑著跟他分享好消息，「相公，阿芸會說話了呢。快，叫爹爹……」說著，又去逗女兒。
「爹爹——」謝凌雲很聽話。
薛氏有點意外，她沒想到女兒真的會叫爹，以為只會叫娘親呢。
謝律喜上眉梢，阿芸雖然說話比別的孩子晚些，但她是先學會叫爹的不是嗎？
想到此處，他甚是得意，抱著女兒轉了好幾圈，不肯鬆手，又扭頭對丫鬟道：「吩咐下去，我就在這兒吃飯。」
薛氏自然希望丈夫與女兒親近，親自給丈夫捧了茶，特意叮囑丫鬟多做些他愛吃的菜。
房中沒有外人，謝律逗了女兒一會兒，想多聽聽她用嫩嫩的聲音喊爹爹——比起規規矩矩的父親，還是爹爹更感親切，不過，萱兒叫他父親時也是一臉的孺慕。

Crescent

然而喊了十幾聲後，女兒不肯再喊了。謝律雖失望卻也不勉強，他聽說過小孩子嗓子嬌嫩，她剛學會說話，是不該說太多。
「相公今日怎麼回來得這麼早？」薛氏含笑問道。
「琬琬有所不知。」謝律輕輕晃了晃女兒，「今日縣衙只有一樁案子，所以回來得早。」
薛氏隨口問道：「什麼案子？」她一面說，一面從丈夫手裡接過女兒。
「哦，是有一個人私自宰牛。」謝律搖了搖頭，「明知道私自宰牛是重罪，卻還是這麼做……那人還自稱是孝子，因為母親病重想吃肉，才迫不得已殺牛敬母……」
薛氏沒有就此事發表自己的看法，而她懷裡的謝凌雲卻震驚了。
謝凌雲腦海裡迴蕩著父親的話——私自殺牛是重罪！是重罪！
她沒有闖過江湖，但她聽師兄們說過，江湖中人在外行走時，路遇小店，沒什麼可吃的，往往都是要一罈女兒紅、一斤熟牛肉。
一般來說，再簡陋的小店都會有熟牛肉，怎麼到了父親口中，私自宰牛是重罪呢？若是重罪，豈會到處都有小店賣熟牛肉？
雖說俠以武犯禁，但是聽師兄們的口氣，那些小店並非皆由江湖中人所開啊。
況且這私自宰牛是重罪的說法，她聞所未聞，莫非是綏陽此地與別處不同？
謝凌雲有心再聽幾句，然而父母已轉移了話題，兩人說起她的抓周事宜，頗有興致。
對他們口中的抓周，謝凌雲不大關心，她只在心裡默默記下一筆，日後行走江湖之際，可以把一斤熟牛肉換成半斤紅燒肉。
雖然她不關注抓周，但她的抓周宴還是如期到來了。
第二章　馮姨娘心不平
十月初九當天，打扮一新的她被劉嬤嬤抱著出現在眾人面前。
為此，謝凌雲頗有怨念，「我、能、走……」
那天開口說話後，她就斷斷續續迸出一、兩個字，偶爾也能成句。
劉嬤嬤瞧了謝凌雲一眼，果斷無視了她的話。
才一歲的娃娃，腿都是軟的，怎麼能讓她走遠路？何況今兒還是她的好日子。
縱然謝凌雲前世也算是個高手，但此刻她完全不是劉嬤嬤的對手，掙扎了一下，沒能成功，她就老老實實地任由劉嬤嬤抱著了。
據她觀察，今日的女客很多，一個個穿紅著綠，習慣了簡潔打扮的謝凌雲表示，這些人的穿著好看是好看，但著實怪異。
人們的對話起初是圍繞她展開的，口中都是溢美之詞，什麼美人胚子，什麼大富大貴……聽得謝凌雲一愣一愣的，臉龐也漸漸發熱。
真是太羞恥了。
等她終於被放到準備好的桌子上時，謝凌雲知道，今天的重頭戲來了。
望著面前琳琅滿目的事物，她有點遲疑，回頭用詢問的眼神看向母親，她也不知道該抓什麼好啊！

Crescent

然而一扭頭，見母親雖笑得溫婉，但眼神既緊張又期待，她便又轉過了頭去。
罷了，自己隨便抓吧！反正小孩子抓周，桌上放的都是好東西，抓什麼都是好彩頭。
於是，她將放在自己腳邊，一枚方方正正的印章牢牢抱在懷裡，一步一步向桌邊的薛氏走去，「娘，給……」
薛氏的眉眼之間俱是喜意，一把將女兒攬在了懷裡，「好阿芸。」
「小姐抓了官印，莫不是將來要做誥命夫人？」一位身著絳紅衣衫、體態豐滿的夫人笑著打趣。
旁邊眾人紛紛附和。
薛氏低頭一笑，口中只道：「哪裡哪裡，她小孩子家家的，做不得準……」
謝凌雲聽她們說了一會兒話，無非就是妳誇我，我誇妳，難得的是語氣都極為真誠。
好話聽了一籮筐，初時她還覺得有趣，後來越聽越沒意思，就拉拉娘親的衣服，「睏……」
薛氏見女兒臉頰紅撲撲的，眼睛微瞇，知道她是累了，忙讓劉嬤嬤帶她下去休息。
在回去的途中，謝凌雲看見了獨自站在路旁的謝萱。
才五歲的小姑娘穿著淺綠色的衣衫，一臉凝重地立於風口，看著怪可憐的。
謝凌雲心下奇怪，莫非她抓周時，爹娘不允許謝萱出現嗎？也不對啊，明明跟謝萱情況差不多的謝蕙都在的。
劉嬤嬤也瞧見了謝萱，停下腳步，問道：「萱姑娘怎麼站在這裡，不是說病了嗎，怎麼不好生歇著？」
作為太太身邊的人，劉嬤嬤對姨娘和庶出子女都沒什麼好感，但這小姑娘畢竟是主子，她不能當做沒看見。
謝萱抬起頭，將目光一點一點地移到妹妹身上，然後她笑了笑，怯怯地道：「我只是想看看妹妹。」
許是在外邊站得久了，她臉頰雪白，嘴唇微微發青。
劉嬤嬤忙道：「妹妹見到了，萱姑娘趕緊回去歇著吧！」緊接著，她讓跟著的小丫鬟送謝萱回去，「怎麼身邊也沒個人跟著……」
謝萱默默聽從劉嬤嬤的安排，乖巧極了。
賓客散盡後，劉嬤嬤把遇見謝萱的事情說給薛氏聽，末了感歎道：「到底是姨娘養的。」
薛氏道：「她一個小孩子家，又懂得什麼？多半是她姨娘的意思，就是不知道這馮姨娘葫蘆裡賣的什麼藥。」
謝萱聰慧漂亮，又不是見不得人，何必要她裝病不見客呢？
其實，馮姨娘自己也不明白女兒為什麼要裝病。別人家裡頭都是正房太太打壓庶出的姑娘，不讓她們見人，怎麼到這裡是反過來了？
「蕙姑娘都去了，我聽說好些太太都誇她呢。妳說妳，讓娘說妳什麼好？還以為妳剛才是想明白了，要去那些太太們面前露個臉，博個好名聲，誰知道妳是吹風

Crescent

去了……」
謝萱吹了風，正有些頭疼呢，聽馮姨娘這般嘮叨，心下不悅，衝口道：「姨娘少說兩句吧！真心疼我，就聽我的。」
她語氣冷硬，將馮姨娘嚇得沒了聲兒。
謝萱默默歎了口氣，她命不好，攤上了這樣的生母。姨娘哪裡知道，她正是不想在人前露面才故意裝病，至於站在路旁，那只是偶有感觸，想清靜清靜罷了。
她希望在綏陽期間，大家都把她忘掉。
馮姨娘不敢再提女兒裝病的事，又委委屈屈說起了旁的，「說起來，妳跟信兒，你們兄妹倆抓周的時候就沒幾個客人。信兒還好，老爺叫了幾個男客，妳那時候，也沒人瞧得起咱們……信兒抓的也是官印呢，不比一個姑娘強？怎麼不見太太們奉承他……」
謝萱輕輕按了按太陽穴，心想，真不記得姨娘這樣囉嗦啊。
她抓周時，薛氏尚在京城，內宅無人當家，自然少女客，又有什麼可奇怪的？
她心裡煩躁，乾脆側臥於床，不再理會馮姨娘。
想到今日院中的匆匆一瞥，謝萱心裡一陣鈍痛。
其實姨娘沒說錯，這世上許多事情到底是不公平的，同樣是父親的女兒，她們的待遇區別太大了。
人說，不患寡而患不均，終究還是意難平。

謝凌雲並不知道白天的相遇給姊姊帶來了怎樣的心情，她被劉嬤嬤帶回房後，吃了一點雞蛋羹就去睡了。
小孩子的身體很容易累，她這一覺直接睡到了酉時。
丫鬟見她醒了，忙喚了劉嬤嬤過來，麻利地將她收拾好，就又抱到了薛氏房裡。
雖然謝凌雲會走路了，可是這段時間她接觸地面的機會實在是少得可憐，他們似乎都不相信她真的能一步一步走得很穩。
謝凌雲一進房間，就發覺氣氛不大對。
房內早早地就掌了燈，照得到處亮堂堂的，父親坐在桌邊，母親眼睛紅紅的，像是哭過了。
謝凌雲有些慌，大聲道：「娘——」
是不是她睡得太久，娘生氣了？
薛氏瞧她一眼，面上露出了點笑意，「小懶蟲總算是睡醒了，妳大哥哥寄了信過來，要給妳祝壽呢。」
謝凌雲恍然，原來是遠在京城的長兄謝懷禮的信到了，難怪母親落淚。
薛氏瞧女兒的神情，不覺好笑。
這孩子，倒像是什麼話都能聽懂似的，她從劉嬤嬤手裡接過女兒，親自抱在懷裡，指著放在桌上的信，輕聲道：「瞧，這是妳大哥哥寫給妳的……妹妹……」
謝凌雲掃了一眼，跟著念，「妹妹。」

Crescent

這個哥哥，年紀輕輕，字倒是寫得不錯。
看她們母女互動，謝律悄然鬆了口氣，今日兒子的信送過來，他固然歡喜感慨，但還算鎮定，他萬萬沒想到妻子會有這麼大反應，竟掩面哭了好一會兒。
他去安慰她，她竟然完全不給他臉面。
還好乳母抱了女兒過來，妻子才正常了些。
說起來，謝律心裡不是沒有疙瘩的，當初他被貶到綏陽，琬琬留在京中，說是不捨得兒子，不肯隨他赴任。他不知道是不是還有別的原因，比如綏陽地偏，不如京城安逸，她不想吃苦。
原本他也沒這種念頭的，只是那幾年，他身邊只有馮姨娘和岳姨娘陪著，府裡內務一團糟，他在思念妻子的同時也漸漸心生不滿。
海棠和芙蓉都肯吃苦，作為他的妻子，琬琬為什麼不肯？
不過琬琬終究還是來照顧他了，那些往事，他也就不想再提了。
思及被留在京城的長子，謝律也有幾分悵然。
忽的，他腦海中閃過一個念頭，覺得極好，說道：「琬琬，我知道妳想禮兒，我也想。但咱們現下不是不能回京嗎？妳想養兒子，眼前就有現成的啊。」
他因太子之故被貶至綏陽已有六載，多方運作卻毫無升遷的跡象，甚至連調任都不曾，回京更是遙遙無期。
他來綏陽的隔年有了懷信，這個自小在他身邊的孩子，跟他感情深厚，遠非留在京城的長子所能比。
當然，不是說他不重視嫡子，只是父子之間不如他與次子那般親厚罷了。
懷信是個好孩子，人又聰明，可惜虧在了出身上，若是能寄在妻子名下，豈不比養在馮姨娘身邊強上很多？
謝律越想越覺得這是個好主意，正要細說，卻一眼瞥見妻子臉色不對，那驀然變冷的神色讓他生生嚥下了到嘴邊的話，只輕聲問了一句，「琬琬覺得怎樣？」
薛氏的神情早就恢復正常，彷彿剛才的失態是謝律的錯覺。
她慈愛地摸著女兒的臉頰，好似沒聽懂丈夫的話，「什麼現成的，有你這樣當爹的嗎？咱們阿芸是個姑娘，什麼時候變成兒子了？」
聽到自己的名字，謝凌雲忙出聲表示自己的存在，「爹爹，娘……」
「嗯。」謝律應著，女兒這一打岔，他也不好再提方才的事，乾坐著有點尷尬，便探了探身去摸女兒軟軟的頭髮。
不知道什麼時候起，原本放在女兒頭上的手滑落到了妻子手背上。
薛氏的手光滑溫熱，謝律不由得心中一蕩，他傾身靠向妻子，聲音低沉曖昧，「阿芸也一歲了，我們該給她添個弟弟了……」
窩在母親懷裡的謝凌雲愣了一愣，繼而尷尬襲來。
她不安地扭了扭身子，小手抱住了母親的脖頸，「娘……」
薛氏莞爾一笑，眼波流轉，口中卻道：「我倒是想起一樁事兒來……」
「嗯？」謝律挑眉，妻子此刻提起，定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，他坐直了身體，神情嚴肅，「什麼事？」

Crescent

「是萱兒，說是今兒身上不好，相公不去看看？」
「萱兒？」謝律皺眉，想到大女兒白生生的小臉，他那點旖旎心思瞬間煙消雲散，「那我去看看吧。」
他本欲起身離去，眼光微轉，見妻子似笑非笑地看著自己。他想，自己得說些什麼再走，於是笑道：「妳這做母親的，倒比我更疼她些。也罷，就去轉一圈吧，這孩子聰明心細，若知道了不去看她，恐怕她是不依的。」
薛氏只是笑，「相公但去無妨。」
謝律這才離去。
目睹了這一切的謝凌雲很奇怪，看起來恩愛的父母為什麼相處得這般奇怪？
略一思索，她心中就有了答案，父親與母親之間尚有第三個人、第四個人，畸形的關係怎會不奇怪？
母親只有父親一個，父親卻不只母親一人。
謝凌雲望著母親，心裡酸酸的，她知道，這種情緒是心疼。
薛氏抱著女兒，輕聲道：「阿芸，娘只希望，妳和妳哥哥能好好的，妳哥在京城，有妳祖父、祖母護著，會過得很好吧？」
謝凌雲大力點頭，「嗯嗯。」感覺有濕熱的液體落在她臉上，她又驚又怕，「娘，娘，不哭……」
母親的眼淚令她惶恐，若是薛氏委屈，等她再大一些，就帶母親離開此地。
薛氏摸了摸她的頭，聲音溫柔，「娘不哭，娘有阿芸呢。」
謝凌雲不說話，她要練好武功，去報仇，去壯大天辰派，也要保護母親。
今日薛氏原本興致極高，直到她看到懷禮送來的信，想到不能相見的長子，她自是難受。
想到那四年，丈夫被貶，她獨自一人上敬公婆，下養幼子，還要應對妯娌、小姑，種種艱辛只能自己一個人扛，而丈夫卻接連多了三個庶出子女，她更覺得窩火。
然而她不能哭，不能鬧，世情還要求她要將那三個孩子視如己出。她連她自己的孩子都不能親自照顧，為什麼要將旁人的孩子當成骨肉？
今夜丈夫的提議她不是不懂，但謝懷信由謝律親自教養，日常用度幾乎要與嫡出比肩，若真寄在了她名下，將來這府裡哪還有禮兒的立足之地？
況且，她自己有親生的兒子，沒必要搶別人的，這事，她是不會答應的。

謝律藉著月光走向西跨院，十月初的夜裡冷颼颼的，他走得快，很快就見到了西跨院的燈光。
他心中一暖，加快了腳步。
馮姨娘正在委屈，萬沒想到謝律此刻會過來，又是歡喜又是得意，聲音比平時更軟了幾分，「老爺……」
謝律擺了擺手，一臉關切，「萱兒怎麼樣了，可請了大夫？」
「她累了，歇著了，這丫頭心裡頭有事呢。」馮姨娘忙捧了茶過來。

Crescent

「哦？」謝律失笑，「她心裡頭能有什麼事兒？」
「看見芸姑娘抓周唄，她那時候小，也沒……」
「過去的事就不要再提了。」謝律皺眉打斷了馮姨娘的話，「她那時才一歲，能記得什麼？抓周這種事又不能補上。」
馮姨娘美貌溫柔，偏偏因為出身所限，顯得太小家子氣，這一點，她遠不如薛氏。
馮姨娘更委屈了，不敢大聲反駁，只能小聲道：「蕙姑娘也有，就萱兒沒有……」
謝蕙周歲時，薛氏剛從京城過來，就下帖子請了幾家太太，謝蕙的抓周儀式雖然比不得謝芸的隆重，但也頗為熱鬧了。
謝律聽見馮姨娘的話，不免又想起初到綏陽的不易，若不是念及謝萱真的受了委屈，他都要出聲呵斥馮姨娘了。
他剛擰了眉，卻見謝萱走了過來，可能是剛睡醒，小臉紅撲撲的，頭髮也有些亂。
他慈愛地道：「怎麼不去歇著，起來做什麼？」
「聽見父親的聲音，萱兒就過來了。」謝萱眼中滿是孺慕之情。
這眼神看得謝律舒坦極了，三個女兒之中，這一個最得他心，畢竟是他第一個女兒。
「父親，萱兒方才作了個夢。」謝萱奶聲奶氣，神情卻十分鄭重。
「哦？」
「萱兒夢到哥哥讀書中了狀元，咱們還去了京城呢……」
回京城是謝律這幾年來最想做的事情，他沉默了一會兒，問道：「妳小小年紀，也知道什麼是狀元？」
「讀書好，文章做得好，就能中狀元，當大官！」謝萱仰著臉，繼而又怯怯地道：「父親，哥哥能中狀元吧？」
謝律笑了笑，心說童言童語，倒也質樸可愛。
謝萱又道：「父親在家的時候，每天都教哥哥讀書，哥哥肯定能中狀元。」
謝律心裡一動，在家的時候……看來是時候給信兒找一個正式的夫子了。
「萱兒也想讀書呢。」謝萱忽然說道。
謝律笑了，「妳又不考狀元，讀什麼書？」
是啊，她又不考狀元，讀什麼書？謝萱心中酸澀，她努力睜大眼睛，生怕眼淚掉下來，口中說道：「讀書使人明理。」
她不要做別人眼裡的草包。
女兒倔強而認真的樣子惹人憐愛，謝律笑道：「好，也給妳找個女夫子。」
這也不是什麼大事。
終於等到了這句話，謝萱心頭巨石落地，她長長舒了口氣。

給謝懷信找夫子是挺容易，謝律很快就尋了一位姓呂的舉人，這位呂夫子也曾出仕，但性情耿介，沒幾天就掛印離去，做了教書先生，謝家給的束脩豐厚，態度又誠懇，他便答應做謝懷信的開蒙夫子。
但謝萱的夫子就不大好找了，謝律請薛氏幫忙，他也不說是給謝萱找，只說先找

Crescent

好，給阿芸備著。
他們夫妻多年，他的心思，薛氏豈會看不出來？他既然如此說，薛氏便順水推舟，「那我留意著就是了，阿芸還小呢，不急，慢慢找，要找個好點的。」
不過她心裡清楚，自己身為嫡母，庶女的教養問題自然是要上心的。
謝律一噎，也不好再反口，只能笑道：「先找著吧。」
薛氏應承下來，但很快的，她就被其他事情分去了心神。
年關將至，京程遙遠，給各親眷家的年禮都得提前備著，來往官員的禮品也該準備了。
只有謝凌雲不大明白，她才一歲，就要請夫子了嗎？
上輩子，她六歲才開始習武呢，官家小姐果真與江湖中人不同。
看來，她得再努力一些了，趕緊長大，趕緊習武。
於是，劉嬤嬤發現，芸姑娘吃得似乎有點多。
劉嬤嬤憂心忡忡，將這個發現告訴薛氏。
薛氏失笑，「那就請大夫來看看吧。」她尋思著阿芸吃得不少，卻沒見積了食，多半是小兒貪吃，不是什麼毛病。
果然，大夫小心翼翼診脈後，說道：「不礙事，不礙事。」頓了頓，又斟酌著道：「其實，小姐吃得多些也沒什麼，身子健康才會如此。」
劉嬤嬤這才放心。
謝凌雲呆愣半晌，紅霞布滿臉頰，太羞人了，請大夫來竟是因為她吃得多！
她有點委屈，明明也不算很多嘛。
她每天走路、調息，自然餓得快，難道非要像貓一樣的飯量才算正常嗎？
不過，既然大夫這樣說了，以後稍微注意一下就是了。
雖然謝凌雲一心長大，但成長是一件很漫長的事情，日子也得一天天數著過，並不能像從前師兄給她講的故事那樣，一眨眼就到了多少年後。
第二年開春後，謝凌雲已經完全可以自己走路，自己吃飯。
她很高興，當然，爹娘也發覺她長大了，尤其是她的爹爹。
謝律多次有意無意提起該給女兒找夫子了。
薛氏點頭，「是，正留意著呢。」
謝凌雲不解，「大姊姊和二姊姊也都找夫子了嗎？」
她原以為謝萱和謝蕙都是如此，可好像不是這麼回事兒，兩個姊姊都沒有啊。
謝律瞧了妻子一眼，卻對女兒道：「妳與妳兩個姊姊不同，妳是嫡女。」
謝凌雲第一次從父親口中聽到嫡女這個說法，她心念微動，頓時了然，大約這就是劉嬤嬤說的「太太養的」。
她想起前世天辰派內門弟子和外門弟子的不同，似乎有點明白，卻又覺得不該如此類比，但一時之間她竟想不到更好的。
薛氏心中冷笑，面上卻分毫不顯，「話雖如此，可她們到底要叫我一聲母親的，你這做父親的可以不公，我這做母親的卻不能不慈了。都是謝家的女兒，是該好生教導，總不能她們回京後被螢螢她們比了下去，只是綏陽地偏，不如京城，才

Crescent

女本就少，有賢德的才女更是少見，夫子並不好找。」
瑩瑩是謝律大哥謝衍的長女，算是京中貴女典範。
謝律想想果然如此，也不管當著女兒的面了，當即作了一揖，「琬琬，妳真是我的賢妻。」
目睹了這一切的謝凌雲目瞪口呆，等等，她是不是錯過了什麼？她好像不大明白父母的相處之道啊。
上輩子她沒見過親生父母，不知道他們怎麼相處，但她也接觸過夫妻，總覺得夫妻之間不該是這樣的。
思來想去，她只能用一句官宦人家與江湖不同來為自己解惑。
然而綏陽這裡女夫子真的難找，遠不比京城。
六月的時候，薛氏找到了一個姓陳的女夫子，可惜謝律看了那陳夫子一眼，覺得她舉止輕浮，不堪為人師，就藉故辭了她，薛氏只得再重新找起。
謝律公事繁忙，也只有在看到長女時才會想起此事，旁敲側擊催一催薛氏。
薛氏有點慌了，只得道：「不如先不找女夫子，年老的男夫子也是有的，左右姑娘們年紀都還小，不用避諱。」
謝律不悅，「這怎麼行？遲些不要緊，一定要是個女夫子，要有才學，要有好的德行，咱們是請夫子的，可不能什麼不三不四的都請來。」
他都答應萱兒了，豈可失信？而且萱兒聰慧，不能讓庸師誤了她。
薛氏只能繼續託人去找，可惜，女子讀書的少，才德兼備的，大多家境優渥，不願做人西席。
第三章　是大齊不是大興
九月，合適的女夫子還沒找到，謝凌雲先收到了京城舅家送來的小弓箭和小馬駒。
薛家舅舅還附了封信，說是駿馬生了小馬駒，送給外甥女算是當作提前給她的生辰賀禮。
這小馬駒是派專人送來的，一路頗為不易。
薛氏哭笑不得，她這個哥哥，行事還是這麼古怪，哪有給女孩子刀劍馬駒的？
聽說這些是送給自己的，謝凌雲高興極了。上輩子她一直想一人一馬一劍行走江湖，這位舅舅也是江湖中人嗎？不知是何門何派？
她問母親，「娘，舅舅是江湖人嗎？」
薛氏微怔，不知女兒從哪裡聽到這江湖人的說法，笑道：「他倒是想在江湖，可惜身居廟堂，有心無力。」
那就不是江湖人了？她有點失望。
真奇怪，她出生快兩年了，怎麼連一個會武功的都沒看到？以前不是說，有些不入流的學武之人會給人做護院嗎？怎麼謝家的護院沒一個像她前世所見的人那樣有兩、三下拳腳？
她有心想問問母親，但直覺告訴她，母親這樣的柔弱婦人不會喜歡聽見打打殺殺的，還是不讓母親擔心好了。
反正練武的事她可以偷著來，天辰派的內功心法、武術招式，她早爛熟於心。
Crescent

薛氏在給兄長的答謝信裡提到了女夫子難尋一事，請兄長幫忙留意，然而卻如石沉大海。
事情到了年底，方有轉機，有位跟薛氏交好的夫人給她推薦了一位甯夫子。
據說這位甯夫子原也是大家閨秀，是本地有名的才女，可惜尚未出嫁，未婚夫婿就病逝了。
她沒有再嫁，依兄長而居，因與嫂嫂不睦，這才決定去大戶人家做女夫子。
薛氏請她來還費了好一番功夫，年關將至，雙方商議等來年開了春再正式開始授課。
二月初，謝凌雲終於見到了這位甯夫子，當初講明是要教導謝家的三個姑娘，所以姊妹三人一起行了拜師禮。
謝凌雲跟著兩個姊姊像模像樣的行禮，所幸在旁人眼中，她年齡實在太小，縱然有失禮之處，也只是一笑，並不在意。
她看一眼兩個姊姊，她們看起來頗為緊張的樣子，也摸了摸自己的手心，哦，也是一手的汗。
甯夫子二十七、八的年紀，容長臉，衣服素淨。
她面無表情端坐在主位，受了她們三人的禮後，方道：「今日是拜師，三姑娘年紀還小，讀書、學規矩的事情不急在一時，日後不必天天過來。」
謝凌雲聽她聲音清冷，面容肅穆，頗有高手之風，雖然觀其舉止，不像是有內力在身的，但仍是十分恭敬，應道：「是。」
她忘了自己現下的模樣還是三歲的娃娃，甯夫子見她童稚的臉上顯露出鄭重的神情，先是一愣，繼而面露笑意，聲音也放柔了，「不過，妳今天既然來了，可以先聽一會兒課，不准吵鬧，不然夫子可是要打手心的。」
甯夫子瞭解謝家的基本情況，知道這個最小的女娃娃是正室所出，雖然明面上說請她主要是為了教導這三姑娘，可看著小姑娘的年紀，只怕那一天還遠著呢，那邊坐著的兩個小姑娘才是她真正的學生。
她心說這一家也有趣。
謝凌雲連忙應了，和兩個姊姊一起端正坐著。
「從今天起，我是妳們的夫子。今日我不教別的，只教妳們四個字，這第一個字——是忠。一百二十年前，我大齊高祖皇帝……」
謝萱暗道，甯夫子果真與旁人不同，別人都是教導恭順、聽話，她教的第一個字竟然是忠。
正想著，忽聽咕咚一聲，竟是謝芸連人帶椅摔倒了。
謝萱還在發愣，劉嬤嬤早快步上前，扶了謝凌雲起來，連聲道：「姑娘，姑娘！」
今日老爺說三個姑娘一起拜師時，劉嬤嬤就不大樂意，萱姑娘和蕙姑娘倒罷了，芸姑娘才三歲，學什麼規矩？
她就是不放心，才非要陪著芸姑娘拜師。這不，果然出事了吧？
劉嬤嬤見芸姑娘雙目緊閉，待要去掐其人中，謝凌雲已經悠悠然醒過來。
甯夫子也有點不安，她方才不過是說了本朝高祖皇帝的事蹟，可是有什麼不妥？
Crescent

謝凌雲扶著劉嬤嬤的手站起來，輕聲道：「我沒事。」
甯夫子又恢復了嚴肅的神情，「三姑娘如果身子不適就先回去吧，妳年紀小，不必日日到此……」
「大齊、高祖？」謝凌雲望著甯夫子。
甯夫子愕然。
謝凌雲繼續問道：「不是大興？」
甯夫子尚未回答，謝萱早忍不住笑出聲來。
三歲稚子都知曉的事情，她這個妹妹卻不知道。也是，嚴格說起來，現下她可不就是還不足三歲嗎？
一旁安安靜靜的謝蕙抬起頭看看姊姊，又看看妹妹，又低下了頭。
謝凌雲盯著甯夫子，心頭亂糟糟的，怎麼會是大齊呢？她記得很清楚啊，師父講過很多次的，大興太祖皇帝出身貧寒、胸懷天下，試圖以一己之力救人民於水火。當初天辰派有位師祖還曾救過太祖皇帝的性命呢！
甯夫子只道這位三姑娘是從哪裡渾聽了一句，或是記岔了，也不以為意。
她笑吟吟道：「自然是大齊，三姑娘回去問一問令尊就知道了。」
「沒有大興？」謝凌雲追問：「以前也沒有？」
「自然沒有。莫說我中土，即便是邊陲小國，也沒聽說過大興的。」甯夫子看她臉色實在不好，也不與她計較這些，只道：「妳若累著了，就先回去吧，今日這拜師禮也拜過了，等再長兩歲，為師再教妳好了。」
謝凌雲不說話，心裡如同亂麻一般，耳畔反覆迴響著甯夫子的話：莫說我中土，即便是邊陲小國，也沒聽說過大興的……
怎麼會這樣？若是沒有大興，她又是來自哪裡？
劉嬤嬤見她臉色煞白，雙目無神，連喚了幾聲「姑娘」也不見她有絲毫回應，嚇得慌了手腳，一把將其抱起，去找太太。
甯夫子不清楚是怎麼回事，心裡不安，又過得片刻才漸漸恢復了正常。她尋思著約莫是小孩子身體嬌弱，說到底還是年齡太小呢。
定了定神，甯夫子打起精神，將今天原本要講的忠孝節義講完。
那廂劉嬤嬤抱著謝凌雲，奔向薛氏的院子。
謝凌雲早回過神來，擦拭著劉嬤嬤臉上的汗，「劉嬤嬤，我自己走。」
見芸姑娘終於回魂了，劉嬤嬤歎一聲「菩薩喲」，眼淚都要流下來了，然而她並不肯如謝凌雲所說，放她下來，反而抱她抱得更緊了。
所幸書房離薛氏的院子不甚遠，再走幾步就到了。
女兒今日拜師，不知是何緣故，薛氏心裡並不安生，她本想做一會兒針線的，卻兩次紮傷手指，她索性放下針線，靜靜地等女兒回來。
劉嬤嬤剛抱著謝凌雲進來，薛氏就迎了上來，連聲問：「怎麼樣？阿芸今天可還聽話懂事，夫子沒有懲罰妳吧？」
謝凌雲離開劉嬤嬤的懷抱，抱住母親，輕聲囁語，「娘，夫子說大齊高祖……」
薛氏微微一怔，反手抱住女兒，笑道：「嗯，阿芸好厲害，還知道大齊高祖！高

Crescent

祖皇帝是個大英雄，真豪傑。」
謝凌雲的眼淚再也止不住，流了出來，「娘、娘……」
甯夫子說的是真的，是大齊，不是大興！沒有大興，那她到哪裡去尋仇？她對自己說，可能在離大齊很遠的地方有一個大興，只是甯夫子沒去過，所以不知道。
但是她內心深處隱隱有一個聲音：真的會有兩個毫不相干的地方都有綏陽、都有一樣的文字、一樣的語言嗎？這是不可能的吧？不同的國家，文字語言都不一樣的。
不！一定是有大興的，若沒有大興，她過去的十多年又算什麼？
女兒神情怪異，臉上猶有淚痕，薛氏嚇壞了，連聲道：「我的兒，妳這是怎麼了，可是誰給了妳氣受？誰打罵妳了？」
薛氏以眼神詢問劉嬤嬤，後者卻只是搖頭。
忽然想起了什麼，劉嬤嬤道：「姑娘今日不小心從椅子上掉下來，可能是這個緣故。」
薛氏聞言，忙去查看女兒身上可有傷痕。
謝凌雲不願母親擔憂，忙說：「娘，我沒事，不疼，一點都不疼。」
饒是如此，薛氏仍是放心不下，確定女兒的確沒有受傷後，才又哄著女兒吃下一盅雞蛋羹，便哄她睡了。
謝凌雲躺在床上，哪裡能睡得著？她從小有意識地練吐納，雖時日尚短，內力不顯，但也略有作用，至少此刻她的聽力很好，能聽到母親和劉嬤嬤有意壓低了聲音的對話。
劉嬤嬤正把今日發生的事情原原本本、一字不漏地告訴薛氏。
薛氏聽後沉默了好一會兒，方幽幽地歎了口氣，「這兩個孩子，一個都不能讓我放心，若他們兄妹能平安順遂，我就是少活十年……」
「太太說的什麼話？」劉嬤嬤打斷了薛氏未竟的話，「三少爺會好好的，姑娘也會好好的，太太等著享福就是。」
謝凌雲聽著兩人的對話，大為震撼。一直以來她都知道，薛氏待她很好，她從薛氏身上感受到了母愛，母親對她好，她也要對母親好，不能讓母親擔心。
至於大興到底在哪裡，等她長大了自會去探個究竟，現下她要做的，是聽話懂事、不讓母親擔心——當然，她不會荒廢武藝。

謝萱和謝蕙日日跟著甯夫子學習，謝凌雲因為年紀小，得以留在母親身邊，有時也拿著小弓箭、小刀劍比劃。
薛氏只當她是好玩兒，就隨她去了。
謝凌雲發現，她想練外家功夫並不容易，母親寵愛她，除了劉嬤嬤，還將身邊的大丫鬟派給她，照顧她的生活起居，以她現在的年齡，單獨行動的機會少之又少。
她有次跟母親提起想習武，嚇得薛氏當即變了臉色，連聲說要收了她的弓箭，至此她再不當著母親的面習武了。

Crescent

沒奈何，只好繼續練內功吧，反正只要方法得當，睡覺時都能增漲內力，至於招式，等長大一些再練吧。師父說，真正內力高深的人，飛花拈葉皆可傷人。
謝凌雲四歲的時候，父親謝律仍是綏陽縣令，她也開始同兩個姊姊一樣，正式跟著甯夫子讀書學規矩。
三人年齡不一，進度不一，甯夫子在課堂上對謝萱多有誇讚，稱其聰慧，但對謝蕙就很少評論，謝凌雲因為是新去的，也得到了甯夫子的不少關注。
謝凌雲至此方知，父母喚她的是「阿芸」，而非「阿雲」。
一字之差，區別甚大。
這一年，謝家發生了不少事情。
起先是岳姨娘身體不適，大夫診脈後，竟然十分遺憾地說是小產。
一向寡言少語的岳姨娘瘋了一般痛罵馮姨娘，說是馮姨娘害的。
馮姨娘十分委屈，「妳懷了身孕，連妳自己都不知道，我又怎會知道，還去害妳？咱們姊妹多年，我害妳做什麼？」
岳姨娘有孕後，一直是瞞著眾人的，前幾日，馮姨娘找各式各樣的藉口與她一起做針線，一起吃飯，她當時不疑有他，現在想來馮姨娘定然是藏了壞心的！
當著謝律的面，岳姨娘咬牙發狠道：「怪不得妳突然改了性子，給我送吃的、送穿的，還跟我一起做針線。妳的心真黑，害了我肚子裡頭這個，妳的懷信就是老爺跟前唯一的孩子了？妳可別忘了，京城老爺子身邊還有一個呢。那可是太太生的，比從妳肚子裡頭爬出來的要尊貴的多……」
謝律越聽越覺得不像話，厲聲呵斥，「胡說什麼！好好養著身體是正經！」
家裡許多年沒有喜事，這回岳姨娘剛有孕就小產了，謝律心情不佳，然而還未來得及安撫小產的岳姨娘，這兩個妾室倒先吵鬧爭寵起來了。
不用說，這中間定是有貓膩，岳姨娘有孕後隱瞞不說，未必沒有壞心思；岳姨娘指責馮姨娘也肯定不會毫無道理。但是事情已經發生了，岳姨娘的胎兒沒了，馮姨娘又是他一雙兒女的生母，為著懷信的名聲，此事必須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
一家要想和睦，就不能太較真。
唯恐再旁生枝節，此事謝律不打算讓妻子插手，聽了兩個姨娘的辯白後，又查看了所謂馮姨娘送的衣料香囊，謝律很快結了案——
「海棠送的那些食物確實是孕婦所禁忌的，但芙蓉也太不小心，連自己有孕都不知曉。這樣，芙蓉好好養著身體，就罰海棠禁足三個月吧！」
岳姨娘呆呆的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明明知道了馮姨娘給的食物有問題，還這般明晃晃的偏袒，她清楚自己不如馮氏受寵，難道加上孩子一條命，也比不上馮氏嗎？
知道老爺向著自己，馮姨娘鬆了口氣，猶自抽抽噎噎地喊了兩聲委屈，才不甘不願回去禁足。
然而，回房後一對上女兒緊繃的小臉，她就叫苦不迭。
謝萱早聽說了岳姨娘小產一事，又驚又怒，她怎麼攤上這麼一個生母！屏退下人，謝萱直截了當道：「姨娘好糊塗啊！」

Crescent

馮姨娘有點懵，但很快就反應過來，一臉無辜，直說自己冤枉。
「姨娘真當旁人都是傻子不成？妳就不能給我們兄妹積點德！」謝萱氣急了，真希望眼前這個人不是自己的生母，「我明明告訴過妳，不要做蠢事，妳怎麼還……」
馮姨娘一愣，眼淚便掉了下來，「我這是為了誰？還不是為了你們兄妹？妳當妳爹這幾年為什麼看重你們，不就是因為信兒是他兒子嗎？若是那岳芙蓉肚子爭氣一點，哪裡還有你們兄妹的活路啊……」
老爺對懷信很好，吃穿用度不比嫡出的差；可若是老爺身邊不只一個兒子，他還能有這種待遇嗎？
姨娘又哭又鬧，謝萱按了按隱隱作痛的太陽穴，內心充滿絕望。有這樣一個短視無腦而又狠毒的姨娘，她和哥哥真的能過得好嗎？她忽然覺得自己一直以來的努力都沒什麼用了，因而不再說話，直接轉身出去。
馮姨娘越發委屈，她這麼做可都是為了誰啊！

岳姨娘的事情動靜鬧得大，薛氏不可能不知道，不過謝律還是又親自對她說了這件事。
謝律用簡短的、帶有強烈個人情感色彩的話講述了事情的始末，然後舊事重提，「琬琬，妳也看到了，懷信需要一個更好點的母親，妳就辛苦一些，多教導教導他，將來他跟禮兒也好互相幫襯是不是？」
薛氏一臉為難，「按說懷信叫我一聲母親，我教導他也是應該的，只是……」
「只是什麼？」謝律臉色微沉。
「岳姨娘剛失了孩子，咱們再大張旗鼓地說去重視懷信，她心裡豈會好受？再者，阿芸就夠讓我操心了，我哪裡還有精力去照看旁人？」薛氏又道：「依我看，馮姨娘把懷信教得很好，把孩子寄在我名下，倒顯得我霸道，見不得他們好了。我既是他母親，自然隨時都能教導他，又何必再多此一舉，惹他們娘倆不快？」
謝律沉吟半晌，「妳真覺得馮姨娘把懷信教得很好？」
薛氏點頭，「是很好。」頓了一頓，她又道：「懷信和萱兒都很好。」
謝律想了一想，知道妻子是真的不願，就換了話題，暫時不再提及此事。
而在岳姨娘小產後數月，謝懷信竟出了天花，雖然最後臉上留了幾個麻點，但好在性命無礙。
馮姨娘堵在岳姨娘院子門口連哭帶罵，被謝律給呵斥了回去，只得在房內暗暗詛咒岳姨娘不得好死。
不知道是不是她的詛咒真起了作用，岳姨娘的確沒活過這一年的冬天。
自小產之後，岳姨娘的身體就不大好，又鬱結於心，在床上挨了大半年，便拋下年僅六歲的女兒，撒手而去。
岳姨娘下葬後，薛氏將謝蕙接過來撫養。
謝律對此不置可否，他為薄命的岳姨娘傷感了幾日，就又去忙其他的事情了。
謝凌雲年紀小，這一年發生的許多事，沒有人告訴她。她只知道二哥哥病了又好了，只可惜臉上多了幾個點點；岳姨娘沒了，娘要養二姊姊了。

Crescent

謝蕙是個很安靜的小姑娘，謝凌雲也很喜歡她。兩個人作伴，日子過得相對要快一些。
年齡稍長，謝凌雲發現，官家小姐的生活並不輕鬆。白天她要跟著甯夫子學讀書寫字、學規矩禮儀，還要跟著母親學其他本領；晚上她練習內力之餘，會在夜深人靜的時候，輕手輕腳離開房屋，在花園練武。

日子一天天過去，直到那天薛氏感歎著該給十四歲的謝萱相看人家時，謝凌雲才驚覺，她自己已經十歲了。
她更驚訝的是，才十四歲就要相看人家了嗎？江湖兒女十八、九歲還未出嫁的大有人在呢。
九月初，綏陽縣搬來一戶姓陳的人家，就在縣衙的臨街。
謝律去拜訪陳家家主，帶著一身酒意回了家，拉著妻子的手，「琬琬，咱們回不了京了，回不了京城了……」
薛氏一面安撫他，一面輕聲詢問，方知這位陳家家主是太子太傅，堅定的太子黨，不知什麼緣故竟告老還鄉了。
還能有什麼緣故？肯定是太子一派已經毫無希望了啊。
薛氏柔聲安慰丈夫，心裡卻想，大不了不做官就是了，難道辭官之後，還不許他們回京嗎？但這話自然不能對喝醉了的丈夫說。
這些年，謝律多方運作，想調回京城去，然而當日是聖上金口玉言，說他的才能只堪為綏陽縣令，十五年過去，他連調任都不曾。當初他是太子伴讀，如今太子屢遭聖上訓斥，儲君之位也不知是否能保住，這回謝律都死心了，認為自己可能就是一輩子的綏陽縣令了。
謝律清醒後不再提此事，只叮囑妻子早些給謝萱相看人家。
謝萱已經十四歲，耽擱不得。
薛氏應承下來，她首先考慮的就是陳家兒郎，謝家與陳家交好，又同屬太子一系，陳老先生膝下有兩子，長子任禮部侍郎留在京城，次子攜家小隨父親回了綏陽老家，這位二老爺膝下可就有幾個跟謝萱年齡相當的兒郎呢。
沒幾日，陳家二太太就遞了帖子請薛氏過去喝茶，薛氏想了一想，帶著三個女兒一同前去。
陳家二太太娘家姓汪，四十來歲，相貌和善，她拉著謝家姑娘的手左瞧瞧，右看看，喜歡得不得了。
謝凌雲被她攬在懷裡，充分感受到了汪氏的熱情，汪氏還褪下了手腕上的瑪瑙鐲子硬要往她手上套。
謝凌雲不敢運內力相抗，就巴巴地看向母親，見其點頭才收下道謝，再一看兩個姊姊，手上或是頭上也多了些首飾。
她們站在一邊，聽陳二太太回憶還在京城時與薛氏交往的趣事，但謝凌雲不解她們為何發笑，明明沒什麼好笑的啊。

Crescent

薛氏有些不自在，其實在京城時，她與陳二太太的交情只是泛泛；細算起來，勉強沾親帶故，然而聽陳二太太的說法，彷彿兩人是閨中密友一般。
不過，她們這也算是他鄉遇舊友了。
兩人敘了一會兒往事，陳二太太忽道：「妹妹瞧我這記性，這麼久了，竟然忘了讓孩子們來拜見嬸嬸。」
「使不得，使不得……」
陳二太太按了按薛氏的手，笑道：「妹妹跟我客氣什麼？咱們自家親戚，也不用避諱。」說著，她揚聲叫丫鬟去請少爺、小姐們過來見客。
不多時，廳堂內便多了幾個十來歲的少年人。
彷彿有一束炫目的光照進了廳堂，謝凌雲清楚地看到她的長姊謝萱攥緊了手裡的帕子，臉色也在一瞬間變得慘白。
謝凌雲頓感詫異，難道這三男二女五個人中，竟有什麼了不得的人物嗎？為什麼謝萱連呼吸都急促起來，一副如臨大敵的模樣？
她又細細看去，仍是不解，這幾個人毫無特殊之處啊。
大概是注意到了她的目光，右邊那個身形瘦高的少年對她微微一笑，眨了眨眼。
謝凌雲一怔。
陳二太太介紹道：「這就是我那幾個不成器的孩子了，還不快來拜見你們謝家嬸嬸。」
幾人上前施禮，薛氏忙命丫鬟拿出早就準備好的禮物，一一贈給他們。
來之前薛氏打聽過的，陳家二老爺於仕途一道不行，女色上卻不含糊，家中侍妾多，庶出的子女也不少。
謝凌雲不知道這些，她看這幾個人年齡相近，最大不過十五、六，最小也有十一、二歲，又聽陳二太太說都是她的孩子，不免在心裡感歎，陳二太太生孩子也太勤快了些，敢情是一年生一個嗎？
薛氏見過了陳家兒郎後，便又召謝萱姊妹三人前來相見。有汪氏的話在前，薛氏不好再提避諱一事。
此刻，謝萱的神情已經恢復了正常，帶著妹妹們向陳家人行禮。
官家小姐的禮節與江湖中人大為不同。謝凌雲很熟悉的「久仰大名，如雷貫耳」之類的場面話在這兒毫無用武之地。
其中，那個十四、五歲，衝她眨眼笑的少年是陳家四少爺陳崢。
這邊都是女眷，汪氏不好讓他們久留，見過禮後只留下陳家兩個女孩，其餘三子，便命他們下去了。
這兩個女孩一個叫陳清，一個叫陳溪，俱是十二、三歲的年紀，陳清圓圓的臉，右頰有個酒窩；陳溪則是容長臉，膚色白淨。
謝凌雲忽的心中一動，哦，這兩個女孩兒一樣的年歲，卻不是雙生子，又都是陳二老爺的女兒，只能是因為她們的生母不同了。
陳二太太笑著對女兒說：「妳們好好招待謝家姑娘，不必在跟前伺候了。」又轉向薛氏，「讓她們自己去轉轉，小姑娘家家的，想必能玩到一塊去。」

Crescent

薛氏含笑點頭，客隨主便。
陳清正欲引謝家姊妹出廳堂，謝萱卻道：「妹妹們去吧，我不去了，就在這兒陪會兒母親。」
場面一時間有些尷尬，陳清笑容僵在臉上，臉蛋兒也漲紅了。
陳二太太當即笑道：「萱姑娘是個孝順的孩子，一會兒都離不開母親呢，那就陪咱們說說話吧！」
「是極孝順。」薛氏神色平淡，「萱兒就先歇一會兒。」
這一小插曲很快過去，謝萱留在兩個太太身邊，而謝蕙和謝凌雲則隨著陳清、陳溪走出了廳堂。

Crescent